

红旗下的 果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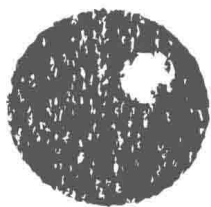
石一枫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红旗下的 果儿

石一枫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旗下的果儿 / 石一枫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02-1789-4

I. ①红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1488 号

红旗下的果儿

HONGQI XIA DE GUOR

石一枫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7.625
字 数 355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89-4
定 价 5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- 引 子 _ 1
- 1 派出所 _ 2
- 2 知恩图报 _ 19
- 3 那年夏天 _ 49
- 4 痿掉了 _ 73
- 5 分裂 _ 88
- 6 为了婆子，为了兄弟 _ 110
- 7 大学与养鸡场 _ 125
- 8 昌平遗梦 _ 143
- 9 这算是爱情吗 _ 168
- 10 黄金时刻 _ 191
- 11 吵架 _ 208
- 12 倾城之恋 _ 232
- 13 爱情死亡论 _ 245
- 14 每周一割 _ 274
- 15 西征与南下 _ 321
- 16 海上花开 _ 348
- 17 同在天涯 _ 372

- 18 吊在空中 _ 395
- 19 不是私奔 _ 415
- 20 私酒贩子 _ 448
- 21 重逢 _ 459
- 22 重新上路 _ 499
- 尾 声 _ 544

引 子

陈星坐在四川境内的一条路边。这大概是一条国道，编号却早忘了：也许是108，也许是212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午饭在嘴里留下了浓郁的麻辣味道，他连自己身在四川都忘了。路边山清水秀，路上尘土飞扬；他背靠山清水秀，面对尘土飞扬。

慢慢抽着一颗“都宝”香烟，陈星麻木地数着几米之外隆隆滚过的车轮。在这种国道上滚动的，大都是“红岩”或者“斯泰尔”重型卡车的加宽加大轮胎：一往无前，所向披靡。当然也有农用三轮车的轮胎，又小又旧、时常亏气。因为长期这样坐在路边，陈星恍惚觉得轮胎也像人的脸，是有表情的。有的乐观积极，有的不堪重负。但不论表情如何，轮胎组成的长流只能带给人一种联想，那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他妈的向前。

他这个用脚走遍千山万水的人，也注定要被轮胎们碾过吗？

就在这个阳光透过尘土落在脸上的下午，陈星不知不觉又开始了回忆。他的回忆也总是从某一天的下午开始。但当时究竟是阴是晴，

是安静是喧哗，他却又忘了。他和张红旗的缘分就是从那样一个模糊的下午开始的。

那时他年方十七。

事情还要从他第一次被抓进派出所说起。

1 派出所

那天下午，陈星和小北从人大附中的正门踱出来，到中关村的小胡同里去吃一碗“板儿面”。“板儿面”顾名思义，就是一种又硬又宽的面条。面里没有两丝儿肉，但脏乎乎的味道很浓，面汤像是在泔水桶里熬出来。

“板儿面”还让他们想起了“板儿带”，那是一种老式人造革武装带。作为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后代，陈星和小北对那东西很熟——小时候惹了祸，都要被父亲用“板儿带”啪啪地抽。如果祸惹得太大，则用黄铜的皮带头来抽。那样的话，声音也就不是啪啪的了。

很快吃完“板儿面”，他们便蹲在小饭馆的门口抽烟。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“都宝”。那时候，他们都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军大衣，脚上蹬着一双裂了口的军用皮靴。这是北京西北部流氓学生的标准服装，因此饭馆老板很紧张地盯着他们。

“不用看着我们。我们给钱，给钱。”小北对老板说。

老板操着安徽普通话说说：“那你们现在给。”

陈星把手伸进军大衣里摸了摸，小北也同样摸了摸。摸了一会儿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想再喝碗汤。”

老板赌气地把两碗面汤墩在他们面前，这倒让他们不好意思了。他们垂下头，开始抽第二颗“都宝”烟。每人面前一个粗瓷大碗，好像两条拴在门口的绿色大狼狗。

盯着逐渐结出油壳儿的面汤，小北问陈星：“古力怎么还没来？你说丫是不是涮咱们呢？”

陈星说：“反正丫给我带话儿，说有事儿找咱俩帮忙。”

太阳开始西下，脏乱差的小胡同被染上了一层唯美的橘黄色。大团阴影转瞬即逝地移动，不远处的一摊污水被照得熠熠生辉。两个流氓学生的眉毛、嘴唇上的绒毛都被镀上了一层金。

就这么又蹲了半个小时。小北不停地抱怨：“都快把我屎蹲出来啦。”小饭馆的老板也在一旁抱怨：“面钱还没给呢——没有就直说。”

在一片抱怨声中，陈星却半闭着眼，好像睡着了。

城中村的第一盏灯光亮起来，那个叫古力的大痞才出现。和那年头的所有大痞一样，古力歪戴着镶金星的混纺学生帽，骑着一台卸了后座的锰钢自行车。他也不下车，一条腿杵在墙上，就像一只正在撒尿的大狼狗。三只大狼狗在一堆破烂之间共商大事。

古力扔给他们一人一颗“希尔顿”：“来多会儿了？”

小北站起来，跺着发麻的脚：“没多会儿古哥。”

陈星也站起来：“找我们有事儿？”

古力说：“跟我弄点儿钱去。”

小北的声音有点发软：“怎么弄？”

古力说：“到那儿就知道了。”

小北又说：“到底上哪儿啊用骑车吗？”

古力一瞪眼：“操你丫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？”

小北侧脸瞥了瞥陈星。陈星面无表情地眨眨眼。古力开始蹬车，他们只好跟上去。这时饭馆老板追上来：“给钱给钱。”

古力轻蔑地往地上吐了口痰：“瞧你们丫那点出息。”

他们两个一直是很怕古力的。那时候他们刚上高中，作为表现不好的男生，时刻感到来自整条大街的暴力威胁。和痞子打架，被痞子打，被人当成痞子找上门来打，这种事儿隔三岔五不断。而众所周知，古力是“打出名堂”来的大痞。有一天他在人大附中门口蹲着，陈星和小北多看了他两眼，立刻被他叫过去，一人给一大嘴巴：“叫你们丫照眼儿。”陈星扔了书包就要拼命，却见古力掏出一把菜刀，顶在小北脖子上。

陈星一愣，古力笑嘻嘻地说：“乖乖地把值钱东西掏出来吧。”他们只好掏裤兜，交给古力一百多块钱、一个随身听、一块卡西欧手表。

不过，小痞子是流氓恶棍，大痞子却是仁义之师。拿完东西，古力却拍拍陈星的肩膀说：“小哥们儿够火的，咱们是朋友啦。以后有事儿找我。”

这以后，古力就经常蹲在学校门口等他们，有时让他们请吃饭，有时让他们买烟。而 they 与别的坏孩子有了冲突，古力也真帮忙。用痞子的话说，这叫“罩着他们”。

碴架的时候，古力连家伙都不掏，大大咧咧地走到对方面前，当众跳起了脱衣舞。他一边脱，一边问那些孩子：“见过皮皮虾玩球儿吗？”

那些孩子正在含糊，古力已经脱光了上衣摆造型啦。我的妈呀，他的身上有好大好清晰的一片文身，说皮皮虾玩球儿那是谦虚，实则是一幅二龙戏珠组图。露出真龙，古力再从裤裆里掏出一把菜刀，呛啷一响，两根不知什么毛发随风飘落，真个削铁如泥。

古力欣赏着菜刀说：“这玩意儿跟我也不是一年两年了。”

一般的高中生们哪儿见过这阵势啊，登时落荒而逃。

但恰恰因为被“罩”着，陈星和小北便更加受制于古力。古力在街上晃悠的时候，他们得屁颠屁颠跟着，给大哥推自行车；古力要“堵”哪个孩子，他们得从中关村跟踪到展览馆，再回去报信儿；有一年元旦古力倒腾了一批贺年卡，砸手里了，他们还得从学校揪出十来个低年级学生，挨个抽嘴巴：“你妈×买不买温馨的祝福？”

最苦的差事要算陪古力在公共厕所拉屎，古力蹲着，他们俩一左

一右站着，听大哥讲从前的故事：如何如何打遍四城，如何如何被抓进海炮儿（海淀炮局，即海淀公安分局），如何如何把“一杆儿犯”的脑袋摁到茅坑里冲水。拉完屎，还得由小北来拉水箱绳儿，大哥只冲人不冲屎。

古力心满意足提着裤子说：“身边没个人说话，我使不上劲儿。”

钱就更甭说了，只要古力缺钱，他们俩的参考书、运动鞋、一个月的午餐都可以泡汤。因为这个，他们才吃不起学校的食堂，只能到脏乱差的城中村吃“板儿面”。有时实在没钱，他们只好吃完面摔碗就跑。跑出半条街，小北才拍着大腿说：

“反正也是个跑，刚才干吗不要碗肉炒饼呢？”

而这天下午，古力骑着自行车，后面俩人跟着，威风得好像一个汉奸带着两个地保。陈星和小北的嘴里呼呼往外冒白烟，军用皮靴踩得地咔咔响，脚生疼。跑了二十多分钟，好歹来到一所中学门口。花家村二中，普通学校，不像他们上的人大附中，是市重点。可是上了市重点又怎么样呢，还不是混成现在这个操蛋德行。

古力再次停车，脚蹬墙。他经常一整天跨在车上不下来，指使陈星和小北完成各种任务。拿破仑得势的时候也就这派头。

“就这儿。”古力指指人头攒动的校门口说。

“在这儿干吗？打哪孩子？”小北说。

古力挥挥手，示意他们蹲下：“我观望观望，那孩子一出来我叫你们。”

陈星和小北只好重新变成两条军犬，白烟缭绕地蹲在自行车轮两侧。从校门里出来的学生看见他们，大都心怀畏惧，低眉侧目地迅速溜走。过了十来分钟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瞻前顾后地推车出来，朝古力他们瞥了一眼，便赶紧跨上车，贴墙根逃窜。

“就这孩子。”古力蹬车跟了上去。

他们并不敢在大街上动手，而是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寻找机会。此时天渐渐黑了，那孩子一边骑车，一边回头观望。其实如果他一直往人多的地方走，是有机会安全回家的，只不过后面的三个流氓把他吓昏了头，没骑多远，他竟然朝一条小胡同拐了进去。这就是自取灭亡了。

古力立刻招呼一声：“你们从这边堵我从那边包抄。”

他说完疯狂蹬车，锰钢车嘎嘎响，一转眼没影了。陈星他们只好也撒腿狂跑，跟着那孩子进了胡同。

那孩子钻进胡同就后悔了，向原路折回来，却正看见两件军大衣晃晃悠悠地迎上来。他情急之下捏闸拧把，掉头再往反方向骑，还没蹬出几米，古力已经从胡同那头抄了上来。

两车即将相撞，古力才从座上蹦下来，把车甩到一边，随后一个助跑，腾空，飞腿，当胸一脚，把那孩子踹到地上。

陈星和小北跑到的时候，那孩子已经捂着胸口，只剩下咳嗽的份

儿了。古力弯着腰，很有耐心地抽着他的嘴巴：

“钱呢钱呢？”

小北说：“大哥就他？”

“是啊。”古力头也不抬地说，“早就看出他们家有钱了，管他借两千花花，没想到小丫的还挺鸡贼，躲了我好几天，没人堵还真追不上。”

古力又给那孩子两个嘴巴：“我希望你做一个守信用的人。”

那孩子哭哭啼啼的：“大哥我真想拿钱来着可是没拿着，我爸妈比我还鸡贼。”

古力恨铁不成钢地踹了他一脚，对陈星说：“你接着抽我歇会儿。”

陈星弯下腰去，正想接手，可看了看那孩子的脸却又站起来，对古力说：“古哥，跟你说点事儿。”

“干吗？”古力说。

陈星把古力拽到一旁去。小北一边看着那孩子，一边听他们俩嘀嘀咕咕地说话。声音小，也听不清楚，只看到两个烟头使劲闪一下，再使劲闪一下。

两分钟以后，古力暴躁地一甩手：“操你丫少来劲啊。”

他怒气冲天地撇下陈星，又朝那孩子走过来。小北正在纳闷，却忽然见到陈星弯腰捡了一块儿什么东西，也跟了上来。他的举动吓得小北几乎要窒息了，可还没叫出来，已经听到啪、哎哟我操、扑通，

古力捂着脑袋坐在地上啦。

陈星把半块砖头往地上一扔，冷冷地打量着古力。古力到底是大痞，比一般人扛打，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还能爬起来，手伸到怀里，要掏菜刀。

陈星看了小北一眼。小北想，反正也这么着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他跑过去，照着古力的膝关节就是一脚。古力咔嚓一声又跪下了，正好被陈星抡圆了腿，以凌空抽射的姿势迎面一脚。

古力四仰八叉地躺在小北脚下，小北连看都不敢看，他只想说一句话：“这下麻烦大了。”

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。他们忽然听到胡同尽头一阵乱响，被古力踢倒的小孩已经不知何时跑了出去，一边狂奔一边狂吼：

“警察叔叔救救我呀！”

天已经黑洞洞的了，陈星和小北在路上没命地跑，他们穿过一条胡同，又拐进一条胡同。我的天啊，中关村的高楼大厦后面原来是一个胡同组成的迷宫——什么时候才能跑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呢。只要到了大街上，混进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他们就算安全了。

他们的军用破皮靴踩得咔咔响，身后传来更加声势浩大的追赶声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他们撞翻了一辆卖水果的三轮车，踢倒了一口卖熟食的铝锅。猪耳朵、猪肘子和猪尾巴的香味飘满了城中村。警察就算寻着小商小贩的叫骂声，也能轻松地确定他们的方向。

跑了不知多久，小北忽然扯住陈星。他指指地上说：“你看你看。”

陈星一看，前方黑咕隆咚地坐着一个人，竟然是古力。他和小北像两只没头苍蝇，在迷宫里兜了一圈，又跑回案发地点啦。

小北气急败坏地骂：“操，操。”

地上的古力看见他们俩，也骂：“操，操。”看样子，他还想拼命呢。于是陈星又冲过去，一脚蹬在了他的脑门上。他们需要他继续躺在这里，充当路标。

第二次从原点出发，他们格外留神，不再哪儿有口往哪儿拐，而是尽量朝着一个方向跑。这次就有希望多了，跑过的胡同渐渐宽了起来，墙角也有路灯了。路旁也不再是小饭馆和食品店，而是换成了一串粉红色调的小发廊，窗子里都亮着油腻腻的光。

一边跑，小北一边想，这些警察真是死心眼，这么多性工作者，随便拎着哪个回去不是交差啊，干吗非迫着我们俩不放？我们只是两个高中生，进一趟派出所，弄不好这辈子都完啦。

一想到这辈子都完了，小北就热泪盈眶了。他看看旁边的陈星。陈星面无表情，像一只大洋马，坚毅地梗着脖子鼓着咀嚼肌。

又跑了几十米，他们不得不站住了。这下真是操蛋了，他们的面前横着一堵墙——跑进死胡同里了。作为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的小孩，小北从小怕在胡同里打巷战，就是因为在这里常常发生这种情况：让人家关门打狗，躲都没地儿躲。不像四通八达的大院儿，上演的基本

是豹子追羚羊的速度战。

身后的警察哇哇哇，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小北想到了电棍、手铐、皮带等工具。工具反对暴力，让他两腿发软。而这时候，他却看见陈星一个助跑，居然扒上了两米多高的墙沿。

陈星一边蹬着腿往墙上窜，一边招呼小北：“快快快，你他妈快。”

小北没有陈星的身手好，蹦了两次，又让陈星拽了一把才上了墙。陈星先纵身一跳，蹦到墙的另一头。小北也纵身一跳，可还没落地，却听见陈星“哎哟我操”，哼哼起来了。

他摸着黑找到陈星，发现他已经缩成了一团。小北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陈星用嗓子眼根部的声音呻吟：“我他妈踩花盆上了。你快跑，你快跑。”

小北一阵热血沸腾：“你他妈扯淡，我怎么能丢下你呢？”

他像一个解放军战士一样，试图把伤员架在肩上，上演“最后一次党费”的煽情大戏。可惜两个人，三条腿，还没蹦跶多远，就被迎面而来的手电筒光晃得睁不开眼了。那些警察根本没有翻墙，而是从容不迫地从一条平行的胡同抄了上来。

临被捕，小北才想起来问陈星：“刚才你干吗帮那孩子？你不帮那孩子不就没事儿了吗？”

陈星说：“那孩子好像是咱们班张红旗她弟。”

小北说：“你说张红旗？”

陈星说：“对对，学习委员张红旗。”

小北正在哭笑不得，想要破口大骂，却已经被警察薙着脖领子，按在墙上了。他一边和红砖墙热烈接吻，一边可怜巴巴地说：

“叔叔我们是见义勇为的，你可以问我们班的张红旗。张红旗是学习委员！”

就在流氓学生陈星和小北实施抢劫时，学习委员张红旗正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。她有一张又宽又大，做工讲究的实木写字台，从很小开始，她就养成了每天伏案几个小时的习惯。她深知学无止境的道理，今天的功课复习完了，就预习明天的功课，高中的课程自学完了，就主动背起了大学英语单词。现在她正在有条不紊地攻克大学英语六级水平的单词。同学们都说，论起好学精神，堪比张红旗的只有张海迪。可张海迪是残疾人，好学也可以理解，张红旗这样心无旁骛，就是心理不健康了。

隔壁，张红旗的父母刚刚看完新闻联播，每人腰上顶着一台电动按摩器，正在等待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电视剧。这个形象倒是健康得不能再健康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派出所的电话打来了。张红旗的父亲接通电话，惊讶地噢噢了两声，随即恢复了沉稳：“我马上就来。”

他放下电话，向张红旗的母亲通报：“张红兵出事了。”